

「美」霍华德·派尔 著
李宇明 译

海盗的故事

Children's Adventure Series / 儿童冒险大王丛书
古往今来，海盗是野蛮与血腥的代名词，他们神出鬼没，制造了一个个黑色的传奇

Pirate Tales

山东文艺出版社



儿 童 冒 险 大 王 丛 书

马 永 波 主 编

海盜的故事

[美] 霍华德·派尔 著 李学明 译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的故事 / (美) 派尔著; 李学明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1

(儿童冒险大王丛书)

ISBN 978-7-5329-2661-9

I. 海… II. ①派… ②李…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6076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80 × 1092 毫米 1/24
印张 / 7.5 插页 / 2 千字 / 120
印 数 1-5000
定 价 12.00 元



Children's Adventure Series
Pirate Ta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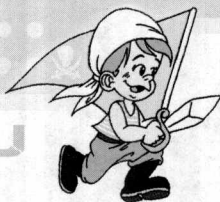
主编 / 马永波

山东文艺出版社

Pirate Tales
Children's Adventure Series

责任编辑 / 周学雷

封面设计 / 洪菠



MU LU

第1章	布兰德船长的鬼魂	1
第2章	亨利·莫斯丁的海盗生涯	31
第3章	汤姆·基斯特和宝箱	50
第4章	奥克拉科克湾之战	76
第5章	大海盗蓝皮	94
第6章	斯卡菲尔德船长	127
第7章	美洲海盗简介	146

第

1

章



布兰德船长的鬼魂

有一件事很难讲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某个人所犯的过错记在他外孙的账上。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太关心到底是谁犯了错，人们很高兴让无辜的人成为替罪羊。

巴纳比·特鲁是一个善良、诚实、听话的孩子，但是人们从来也不允许他忘记他的外祖父威廉·布兰德船长曾经是一名大海盗。他经历过无数次的冒险（如果人们相信那些专为赚钱而编写的故事和歌谣的话），最后在牙买加被自己的手下，“探险号”帆船的指挥官杰克·马里奥杀害。

据我所知，有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人否认。那就是被派往南海剿灭海盗之前，布兰德船长一直是一位诚实的、受人尊重的船长。

当布兰德出海去剿灭海盗的时候，他指挥的那艘船——“皇家君主号”——是由纽约最正派的商人装备的。总督自己还捐了款，并且亲手签署了布兰德船长的委任令。如果说这位不幸的船长走了歪路，他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当面对同样诱惑的时候——身处遥远的海外，大笔财富唾手可得——换成别人也会就范。

确实，那些故事和歌谣把我们的船长描绘成一个极其邪恶世俗的家





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葬身在牙买加，他驾驶“皇家君主号”出海，踏上那不幸的旅途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把她们留在了纽约的陌生人手中。

在皇家海港毙命的时候，他手下已经有了两艘战船——在纽约装备起来的“皇家君主号”和据说从南部海域抢来的“探险号”。从非洲海岸返回之后，他在牙买加海域停留了一个多月，等候国内的消息。但是，他等来的消息再糟糕不过了。殖民当局对他恨之入骨，一心想着清理门户，把他抓住处以极刑。所以，对于我们这位船长来说，先把不义之财藏在这些边远地方，回到纽约之后再拿这些财宝进行交涉谈判以求活命还是一个明智之举。带着抢来的财宝直接回美洲恐怕只会落得人财两空。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布兰德船长和他的炮手、“探险号”的马里奥船长和“探险号”的领航员一起抬着一箱财宝上岸（在这件事上，谁也不愿相信另外三个人），然后把财宝埋藏在皇家海港岸边的某个地方。后来，四个人对财宝的分配方案产生了分歧，结果就是马里奥一枪打穿了布兰德船长的脑袋，同时领航员也一枪打穿了炮手的脑袋。两具尸体在烈日下横躺在血泊中，除了两个杀人凶手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财宝的下落。

无论是谁有这样一位外祖父简直是太不幸了，但巴纳比·特鲁自己并没有错，他也没有办法防止事情的发生，因为他外祖父当海盗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外祖父丧命的时候他才一岁。但是，他的同学不厌其烦地管他叫“海盗”，有时还专门为他唱那首低俗的歌谣。歌谣的开头是这样的：

啊，我是布兰德船长；我航行呀航行。啊，我是布兰德船长；我自





由自在地航行。啊，我是布兰德船长；海上陆上我罪恶滔天。我违背了上帝的教诲，我自由自在地航行。

嘲笑这么可怜的一个人的外孙简直是没有道义，小巴纳比·特鲁时常常会攥起拳头反抗那些折磨他的人。但他总是寡不敌众，满脸是血地回家。他可怜的母亲会哭个不停，为他伤心欲绝。

然而，他的生活也并不是总是充满嘲笑和折磨，因为他的那些伙伴有时对他也很好。他们甚至会成为至交好友，一起去乔治炮台前的东河岸边游泳，彼此亲密无间。或者，也许在他们打架后的第二天，他会和同伴一起去波维路闲逛，并帮助伙伴偷一位荷兰老农民的樱桃。这时候，他已经彻底忘记了他的海盗外祖父。

巴纳比·特鲁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在罗杰·哈特莱特的账房里工作。哈特莱特是西印度群岛的著名商人，也是巴纳比的继父。

继父对巴纳比很仁慈，不仅在账房里给他安排了职位，还不断地提拔他。我们的主人公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已经作为哈特莱特先生“海伦号”商船的押运员四次出海去西印度群岛。刚满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又第五次出海。但这次他担任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押运员，而是哈特莱特先生的代理人。哈特莱特自己没有孩子，他把巴纳比当成亲生儿子，让他在账房担任要职，经受历练。所以，尽管巴纳比还年轻，他考虑问题甚至比船长还要周密。

至于哈特莱特先生在西印度群岛地区的代理商和联络人，他们深知老板对巴纳比宠爱有加，所以对这位小主人更是毕恭毕敬。尤其是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安布罗斯·格林菲尔德先生，在巴纳比到来时更是竭尽所能，让他过得舒适愉快。



以上简要介绍了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历史。没有这些介绍你很难理解后来发生在刚刚成年的巴纳比身上的种种离奇经历,也很难弄清事情的发展经过。故事就要真正开始了。

巴纳比第一次离奇的经历就发生在他第五次出海去西印度群岛的过程中。

那时候,他已经在金斯敦停留了将近四周,住在一个非常正派、令人尊重的寡妇家里。这个寡妇名叫安妮·波丽丝,有三个可爱听话的女儿,她的房子位于市郊,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一天早上,巴纳比正在坐着品咖啡,只穿着宽松的棉短裤、一件衬衫和一件夹克,脚上是一双拖鞋。按照这个国家的风俗,人们坐着品咖啡的时候总是尽量使自己保持凉爽。伊莱扎小姐,寡妇最小的女儿,进屋来递给他一张纸条。她告诉巴纳比一个陌生人在门口把这个纸条交给她,没有等待回答就转身离去了。你可以想象当巴纳比打开纸条读到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会多么惊讶:

巴纳比先生:

虽然你不认识我,我却了解你。如果你在下周五晚上八点钟在普瑞特酒馆等候,有人会对你说“‘皇家君主号’来了”。要是你跟他走,你会了解一件有生以来对你最有利的事。先生,把这张纸条保存好,并把它出示给对你说那句话的人,以证明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以上就是这张纸条的内容,上面没有地址,也没有任何签名。

巴纳比先是感到极其惊讶和好奇。然后,他想肯定是某个狡猾、鲁莽、胡闹的家伙(他在城里认识不少这样的人)想要开他的玩笑。当巴





纳比询问伊莱扎小姐的时候，伊莱扎小姐回答说她只知道送信的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鞋子上有铜扣环，看上去像是一个水手，并且有一条大辫子一直垂到后背。但是在这个繁忙的海港城市里这样的人可以找出几十个。无奈之下，巴纳比把这张纸条放在了钱包里，决定去征求一下他的好朋友格林菲尔德的意见。

格林菲尔德看完纸条之后想法与巴纳比一模一样——肯定是有个无赖想要捉弄他，纸条中写的都是骗人的鬼话。

此时，巴纳比对纸条的意图已经不再怀疑，但他还是决定对这件事追查到底，他要按照纸条所说的时间和地点如期赴约。

在那时，普瑞特酒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远近闻名。那里有好烟，朗姆酒更是一绝。酒馆后面有一个花园，一直延伸到海港的前面，花园里栽满了棕榈树和蕨类植物，花团锦簇。人工洞室中摆放着小桌子，就像纽约的博克斯堡一样，树丛中还挂着红色、蓝色和白色的纸灯笼。无论男女都喜欢晚上去那里坐坐，喝酸橙汁、糖水或者更烈一点的饮料，欣赏着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度过凉爽的夜晚。

巴纳比来到了这个酒馆，比纸条上写的时间略早一点儿。他径直穿过酒馆走进花园，在地势较低、靠近水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这里比较隐蔽，来这个地方的人很难发现他。然后，他要了朗姆酒和一袋烟，稳一下心神，静候想要捉弄他的那些人的到来。他心想，这些人马上就会来上演他们的恶作剧，尽情欣赏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微风吹来，头顶的棕榈树沙沙作响。满月当空，树叶直指天空，不时闪着刀剑般的光芒。花园的尽头，波涛拍打着海岸，给人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在月光照耀下，水面上波光粼粼。海港里停泊





了许多船只，其中一艘巨大的军舰在月光中最引人注目。

巴纳比在这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抽着旱烟，喝着烈酒，但是纸条上所写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

刚过九点钟，夜色中突然划来一艘小艇，停在上面所说的花园尽头的海港。三四个人在黑暗中走上岸来。他们彼此之间一言不发，在附近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他们点了朗姆酒，在沉默中喝了起来。他们这样坐了大约五分钟，渐渐地，巴纳比发现这些人在好奇地观察着他。突然，一个人（很显然，这人是那帮人的头目）对巴纳比大声说：

“兄弟！来这边与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不了，”巴纳比很有礼貌地答道，“我已经喝了不少了，再喝就醉了。”

“无论如何，”陌生人说，“我想你会过来与我们喝酒的；因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巴纳比·特鲁先生。我来就是要告诉你‘皇家君主号’已经来了。”

老实说，巴纳比·特鲁一生中从未如此吃惊过，这句话让他感到太意外了。他万万没想到这句话会以这种方式，用这样一种严肃的口吻，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而这个陌生人又是带着一帮手下神秘地从黑暗中走上岸来的。此时，巴纳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跳突然加速。如果巴纳比再大几岁，再老练一点儿，我敢说他会慎重行事，不会盲目冒险。但他那时刚满二十一岁，生性喜欢冒险，凡是有点悬念或者危险的事情总会迫不及待地参加。他定了定神，然后平静地说（也许只有上帝知道，他是如何在这个场合还能保持镇定的）：

“好吧。既然‘皇家君主号’确实来了，你们又盛情邀请，我就不推辞了。”

说完话，他走到那些人的桌子旁，手里拿着烟袋，坐下来开始若无





其事地抽烟。

“巴纳比·特鲁先生，”巴纳比刚刚坐下，刚才那个对他说话的人就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巴纳比·特鲁先生，请恕我冒昧直呼你的名字。这样做是让你知道虽然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我很高兴看到你是个男子汉，虽然你不知底细，还是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我们。这说明你有勇气、有资格分享那笔今天晚上从天而降的财富。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把那张贴在身上的纸条给我们看看，然后我们再继续。”

“好吧，”巴纳比说，“我就把它带在身上，这就拿给你看。”于是，他立刻拿出钱包，取出那张几天前收到的神秘纸条，交给了和他说话的人。那个人接过纸条，把那根用来点烟的蜡烛拿到身边，立刻看了起来。

这给了巴纳比片刻时间观察这个人。他又高又壮，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鞋上饰有铜扣环，所以巴纳比禁不住想，这可能就是把纸条送到伊莱扎小姐手中的那个人。

“一点儿没错，”那个人仔细查看过纸条之后说。“既然纸条已经读过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把它烧掉。”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揉成一个团，就着蜡烛的火焰把它烧了。

“现在，”他接着说，“我要告诉你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派我来试试你有没有胆量冒险坐那艘小船和我们一起走。只要你点头，咱们马上就出发，决不浪费时间，因为一个魔鬼就在牙买加岸上，虽然你自己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让他领先一步，我们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如果你说个‘不’字，我们立刻就离开，我保证这辈子再也不来打扰你。所以，直说吧，小伙子，你打算怎么办？你愿不愿意与我們一起去冒险？”

我们的巴纳比犹豫了片刻。我不敢说我们的巴纳比一点也不害怕，



海盗的故事

HAI DAO DE GU SHI



但如果他确实害怕了，也只是片刻的事。当他回答的时候，他的声音镇定自若。

“我当然敢和你们去，”他说，“如果你想害我的话，我也能照顾好我自己的。如果我照顾不了自己，还有这个。”说话间，他掀起了外衣口袋，露出了他那天晚上出发时拿在手里的一把手枪。

那个人放声大笑。“不错，”他说，“确实有种，我喜欢你这股精神头。告诉你吧，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会害你，那个人就是我。这个家伙用不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朋友，你要把它用在一个比魔鬼还要邪恶的人的头上。来，我们走吧。”

说完话，那个人和他的手下都起身。那个人结了账，他们一起向停泊在岸边的小船走去。自始至终，他手下那些人没有说一句话。

来到近前时我们的巴纳比发现，这是一艘很大的快艇，划船的是十几个黑人，船尾还放着两盏灯笼和三四把铁铲。

刚才与巴纳比·特鲁对话的那个人——很明显，他就是这帮人的头目——立刻踏上了船，我们的主人公紧随其后，其他人跟在巴纳比的后边。他们很快坐好开船了，黑人用力划，快艇径直向海港驶去，在不远处与军舰擦肩而过。

离开海岸之后船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像幽灵一样一言不发。巴纳比此时满腹疑团，没有心思说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落入了圈套，从此会一去不返。至于其他人，他们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什么也不想再说。

所以，这些人在沉默中航行了将近一个小时，那个头目指挥着小船穿过海港，好像是朝着雷科伯拉河而去。巴纳比不久就看到他们的目的





地确实是雷科伯拉河，河边有一块低地，上面种着很长一排椰子树（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这个地方在朦胧月光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当他们接近这条河的时候，发现这条河水流很急。在离河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河水就汨汨作响，冲击着快艇。那些黑人船员用力地划船，他们来到了一个既不是陆地也不是小岛的长满红树的地方。此时还是没有人谈论他们要去哪儿，也没有人谈论他们此行的用意。

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岸边，黑暗中到处都是水声，空气中弥漫着淤泥和沼泽的气味。天空中除了一轮明月之外还零星地点缀着几颗星星，不时地眨着眼睛。一切都是这样奇怪、寂静和神秘，巴纳比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黑人继续划着船，小船慢慢绕过红树林，又回到了开阔的水面上。

突然，领头人一声尖叫，黑人立刻放下了船桨。

几乎同时，巴纳比·特鲁意识到有一艘船顺流而下，朝着他们这条船驶来。他也知道领头人正是看到这艘船才让他的手下停止划船的。

巴纳比能够看到另一艘船上挤满了人，有些人好像还带着武器，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到步枪或者手枪枪管反射的月光。己方船上的船桨停下来之后，他听到对方船上的划船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然而，他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或者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对方船上的人毫不松懈，直到非常接近巴纳比乘坐的快艇的时候才停止划船。然后，一个站在船尾的人让手下人停下来，他自己也站起身来。对方船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月光正好照在那人的身上，巴纳比看了个清清楚楚。那人又高又胖，一张红色圆脸，身穿一件很讲究的红色外



套。船的中央放着一个大箱子，箱子上还覆盖着一层沙块和泥土。那人手持一把精致的底端镶金的拐杖，指着箱子说道：“你也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亚伯拉罕·道恩？”接着，他面目狰狞，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巴纳比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笑容。

巴纳比船上的领头人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像石头一样呆坐着。最后，对方船已经过去的时候，他才如梦方醒，对着那艘船大叫道，“好哇，杰克·马里奥！好哇，杰克·马里奥！这次你又领先了一步。看下次吧，第三次就该轮到我們了。到时候，威廉·布兰德也会从地狱回来找你算账的！”

他对着那艘船不停地大喊，但是那艘船却越走越远，船上那位男士也不再应声，只是一阵阵大笑。

那艘船的船尾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很恶毒，长着一张尖瘦脸，头顶处有一块没长头发，秃得像他的手掌一样。船快速顺流而下的时候，这个人不住地冷笑，牙齿在月光中闪着阴森森的光芒。他摇晃着一把大手枪说道：“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再让这个家伙吃一颗子弹。”巴纳比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对方船上的那个男士制止了他，那艘船不久就消失在夜色中。巴纳比立刻听到那些人又开始划船了，把他们甩在身后。好长时间过去了，大家都一言不发。

最后，船上终于有人说话了。“现在去哪儿？”有人问道。

领头人好像这时才醒过神来，大喊道：“你问我去哪儿？去见鬼！你问我去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你问我去哪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走！”此后，他嘴里一直骂个不停，直骂得口吐白沫，好像发了疯





一样。同时，那些黑人开始拼命划船，原路返回海港。

他们把巴纳比·特鲁放在岸上旧海关的下面。但是，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亲眼看到的和他听到那些名字都令他大惑不解。他陷入了沉思，周围的一切他都意识不到。他穿过洒满月光的街道，向他的住处走去，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头脑一片混乱。杰克·马里奥不正是那艘“探险号”帆船的船长吗？不正是他开枪打死了巴纳比的外祖父吗？还有亚伯拉罕·道恩，他不是“皇家君主号”的炮手吗？他不是和海盗船长一起被打死了吗？他们的尸体不是被凶手暴晒在烈日之下了吗？

巴纳比的这次经历还不到两个小时，但是那段时间好像不属于他生活的世界，而是来自另一个黑暗、陌生、神秘的世界，而那个世界是与他格格不入的。

至于那个沾满泥巴的箱子里面有些什么，以及发现这个箱子意味着什么，他只能是猜测了。

但是，关于这个箱子的事我们的巴纳比没有向任何人提起，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件事埋藏在心底，反复思索，而且有一段时间他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不愿考虑。

哈特莱特先生在此地的联络人和代理商格林菲尔德先生，住在城边莫娜路上一栋漂亮的砖瓦房里。家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孩儿都很活泼可爱，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笑的时候露出漂亮的牙齿，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巴纳比经常被邀请去做客，而且那里确实也很令人愉快。和那位善良的老先生坐在走廊里抽烟，抬头凝视远山，同时，两个女孩在旁边又说又笑，弹吉他唱歌。有时候，他真想对这位善良的老先生吐露心事，把那天他在海港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但是每次

